

海归投身教育的最佳时机到来了吗?

——专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

文/本刊记者 杨淼

马国川,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财经》杂志主笔。



为了推动高等教育向给世界水平看齐, 2015年10月, 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提出到2020年, 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的目标。足见政府对于提升高等教育水平的殷殷期盼, 但是我们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着亟待改变的短板: 行政干预办学、教育资源集中、缺乏自由精神等等……

早在1985年, 中国就开始探索教育改革的路径。但是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不同, 中国教育发展远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 至今没有中国高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怎样通过改革, 转变当前高校的办学方式, 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 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 引进现代教育理念帮助中国高等教育转型, 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在这方面, 海归人才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最佳人选。

但是, 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秘书长马国川看来, “海归是否能为高等教育打开一扇窗? 关键是当前的教育体制和环境究竟能给他们提供多少空间和平台。”

《千人》: 长期以来, 中国建设高校的路径就是集中教育资源, 打造教育“航空母舰”。您曾说过, 这样的模式将会造成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真正的教育家很难脱颖而出。那么在您看来, 真正的教育家是怎样的?

马国川: 大学本来是精神园地, 一个好的大学肯定有灵魂式人物、有让人感动的故事。不管是老北大、老清华, 都是如此。在今天仍然是这样, 有灵魂式人物, 一所大学才能有机会突破; 如果没有, 那就很难有什么特色。

我所说的“灵魂式人物”，就是指真正的教育家。就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真正的教育家首先要有独立人格，不会人云亦云，其次要有改革开放的精神，第三要有独立、完整的教育思想。如果没有这三个要素作为支撑，只能称之为教育官僚。现在中国绝大部分的大学校长只是教育官僚，而非教育家。

南方科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朱清时上任时，外界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和期望，因为朱校长是一位很有个性、特立独行的教育家，只要能够给他提供一个自由的办学空间，南科大一定会在国内高校中脱颖而出。

《千人》：中国当前教育改革正如火如荼，您认为触到痛点了吗？

马国川：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学不是独立办学机构，而是教育部的派出机构；校长不是拥有自主办学权的教育家，而是教育部（或更高机关）任命的官员。放眼全世界，由教育部办学、教育官员治校的例子是少之又少的。

所以改革的关键在于放权。具体来说，就是将权力还给学校、还给教育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事无巨细，将办学、治学的权力都紧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极不合理的。比如，北京有时雾霾严重到“爆表”程度，却没有一个学校敢给学生放假，还要听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的统一指令，这不是很荒唐吗？学校只要能够完成教学大纲的要求就可以了，为什么连放假的权力都没有？学校自主办学的权力在何处？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说：“管的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将“文艺”换成“教育”，同样是正确的。

本届政府一直在推动权力下放，教育行政部门也下放了一些权力。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下放的权力中，有

许多要么是根本没有用过的“沉睡的权力”，要么是含金量不高的权力，含金量高的权力很少真正下放。

《千人》：在海归人员参与教育革新的举措中，西湖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是两个比较经典的例子，这样的学校在推行上会有哪些阻碍？

马国川：可以预期，它们很可能会遭到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的体制内是不允许有不同声音和新鲜尝试的。就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千城一面”的问题一样，现行教育体制就是要求所有的大学适用于同一套管理规则和办学体系，“千校一面”。举一个典型例子吧。校训应当是一所大学的核心精神、价值观的体现，因此是最应该有个性化的。但是据统计，目前中国90%以上的大学校训都是“求实、创新、改革”之类大同小异的口号，完全没有个性可言。太可悲、可叹、可笑了！大学校训怎么能够互相抄袭到这种地步，大学最需要的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在哪里呢？

我对“千人计划”的一批海归群体办学抱有敬意，抱有期待，但是不敢乐观。地方上和个别群体所做的，只能是办学模式尝试，不能称为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反之则是“教育革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假如上面不动，体制不改，那么西湖大学到底能够走多远，是很可疑的。

《千人》：据您了解，国内还有哪些学校或机构正在尝试革新，打破目前教育体制现状？现在都进行的如何？

马国川：现在来看，最好的还是上海纽约大学、西安利物浦交通大学等“洋大学”。这些国外大学到中国来，可以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按照自己的规矩办学。这就好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企业分为国营、民营、合资和外资企业四种，办得最好、最吸引人才的一般是外资企业。今天的教育也是这样的，“洋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亮点。

在发达国家，最好的一般是私立大学，可是在中国很难发展起来，根源在于教育体制。现在很多人批评说，私立大学为了挣钱而办学，会失去教育的本质。现在的公立大学难道就在坚守教育本质吗？真正需要的是对私立大学一视同仁，让大家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我相信，只要给私立大学足够空间（绝不是所谓“政策优惠”），它们一定会快速提高教学质量，甚至有可能在十年、二十年里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千人》：当前海归人才投身教育的途径是您说的“洋大学”吗？

马国川：对。因为“洋大学”有在独立的办学体制，教授可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而不是应付各种各样的行政化干预。但是“洋大学”还是太少，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僵化的教育体制。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还权与教育家，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让教育家真正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让所有的大学平等竞争。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中国的大学一定能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纵观中国现代教育史，解放前的北大、清华都是建校十几年就成为了享誉国际的名校，90年代创办的香港科技大学不到10年就已经跻身世界大学前50名。有这些成功先例，我们正心诚意地学习就行了，千万不能三心二意，甚至逆其道而行之。